



扫码看电子报

全国都市报30强
安徽第一早报

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| 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44 | 2025年10月26日 星期日 | 第8854期 | 新闻热线65179666 | 发行热线 65179700 | 今日4版 | 1~4版

最爱的沉静透亮

汪漪

霜降节气当天一大早,文娜老师的微信如期而至,叮嘱添衣。文娜老师是位公益人,很热心,对我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,所有节假日,甚至二十四节气,一个不落的,都要发来祝福,让我对节气有了清晰的界线认知。

有人说,秋,是倒放的春。霜降是秋的最后一个人节气,“风落木归山”的霜降,黄叶已抓不住树枝,释然飘落,一并带走了一些陈年旧事,重新回到大地,再度孕育春的希望。

喜欢霜降这个时节。经历了阳气升腾的夏,生机勃勃的花草树木不再生长,层林尽染的极致绚烂后,归于收敛,凝聚厚积。叶落殆尽,鸟巢将现,昆虫蛰伏,沉静无声,连大气都清透明亮了一些,清冽肃杀又干净。

小时候在老家,水面多,傍晚放学时专挑河边走。这个季节温度下降,微生物休眠,水体清澈。水草随着暗流,如同被风吹拂摇摆,鱼虾在水草间进进出出,忙忙碌碌的。闻着水草的气息,走走停停,放学的路被拉得很长。

霜降见霜,米谷满仓。双抢之外,南方在霜降之际也迎来了一波忙碌的秋收,收割晚稻、挖山芋、摘棉花。但是这一波忙,又带上一丝闲适。将棉花球从地里掐回来,邻居们聚在一起,边聊边摘,时间都过得快一些。

老家有一道特色菜,山粉圆子烧肉,美味非常,但来之不易。挖出的山芋,一个个清洗干净,机器碾磨成糊,水洗数遍,淀粉下沉,再晾晒干,最后将块状细细捏成粉,要经历数天的时间,工序繁琐且产量很少,是比较难得的土特产。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,一般是不舍得送你的。

山芋圆子烧肉,山粉圆子烧鱼,都好吃。多年来,每次回家,妈妈都会烧上一份,山粉是舅舅家“出品”。还有一道汤,也美味。将山粉与鸡蛋一起,塌糊煎制,再切成条状,纯手工山粉皮,做汤,除了油盐,其他什么都不用放,自带香嫩。

温度下降,为了降低冰点增强抗冻能力,植物会将部分淀粉转化为葡萄糖,故,霜降后,食物都多了一份甘甜。朝夕相处的同事说我有挑食,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将食物场景化,如茄子、豆角等,总会让我想到炎炎烈日,顿时没了胃口。但经历了秋霜的菜,都很喜欢,如同喜欢这个季节。

茎肥鲜嫩的七宝青已经上市,清炒就很好吃,放点香菇更鲜。顺应时令,下气入肺有润燥的圆白萝卜也出场了,这才是小时候的味道,是长白萝卜没法比的。萝卜切片,放五花肉,大火炒熟后,盛到小锅,架在炭炉上,热气腾腾的,又香又面有回甘。

白萝卜还有一个好搭档,小干虾。夏天鱼虾多,将虾晒成干虾,放冰箱储存,能放一两年。待萝卜上市,可以切丝,干虾炒萝卜丝,也可切片,萝卜烧干虾。干虾无需过多浸泡,虾壳脆香、虾肉紧实,白萝卜吸收了干虾的鲜,鲜香甘甜,相得益彰。

十多年前,和同事去池州一个山区探访一位留守儿童,翻过山头,抵达时已是中午,孩子奶奶留我们吃饭,只有一道菜,炭炉炖萝卜。萝卜是地里现拔的,在炭炉上“突”着,偶尔迸出一点汤汁,没有肉,但是那个饭菜香伴着炭火的融融暖意,至今记得。

霜降的内敛,是为漫长的冬天做准备。霜降的收与获,是在开阔天地间涵养人与万物。

本期策划

霜降时节



清晨跑步,隐隐约约看到草木上有一层晶莹的薄霜。

白露为霜。霜,白露经过了凝结和沉淀,经过冷静与收敛,显得沉稳而内敛的,像极了成熟稳重处世练达的人。霜是介于露和雪之间的白色精灵,是中间过渡地带,是露和雪的中庸之姿,比露犀利,比雪柔情。

霜似乎学习了大自然的中庸之道,谦恭低调,晶莹剔透,冷静沉稳。“霜”这个字很有意思,上面是一个“雨”字,跟水有相关,露水凝结而成,下面是一个“相”字,左边是一个“木”字,露水凝结在大自然的草木之上,右边是一个目字,就是眼睛,草木打了霜就像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。这么解“霜”字,是不是鲜活形象,活泼生动?

你留意过地上霜印吗?我中专毕业那年,父母在外谋生,我独自一人在老家一所农村小学当乡村教师。每天天还没亮,我就早早起床,只身一人迎着晨雾,从家里步行走到村小学给孩子们上语文晨读课。一路,要经过一个小山包,两边草木繁盛。每每经过,厚重的露水打湿了裤脚鞋袜。我走在机耕路上,脚底下发出一路的“咯吱”声,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。回头望,一路走来,路上早已留下一串串脚印,那是我一路踩过霜的印记。

你见过玻璃霜花吗?最难忘父亲货车上的玻璃霜花。父亲当年开平板货车,每天早出晚归,我很少能坐父亲的货车。第一次坐,正是冬天,天冷,货车打着火,父亲下去摇车,叫我坐上去等着。我好奇打量着驾驶室,摸摸这,摸摸那。只见车窗上雪白一片,白蒙蒙的雾着,我紧紧贴在玻璃窗上仔细看,原来是霜在玻璃上凝结成了无数朵霜花,像放大的一朵朵晶莹剔透

透八角形的雪花。我对着霜花哈一口气,霜好像在动,原来霜是有动感的。

每年冬天,每天早晨玻璃窗上都会形成一层厚厚的霜花,我们方言叫作“上霜”。父亲已离开二十多年了。

霜,是一种清透的白,比雪色清浅,淡淡一抹,能映出底子,还能透出本真。就像人在世上混,虽磨平了棱角,撞平刺头,内心却还保留着那份真。

霜是冬日草木长长的眼睫毛。冬日清晨,我沿湖晨跑或散步,最爱看那一丛丛的芦苇和衰草上凝结着的一层霜。湖面喷薄而出的太阳,像洒了一层金粉。透过金粉似的阳光看那晶莹剔透的草上霜,像长长的睫毛一样结在叶片边缘,灵动好看。

霜,是大自然的魔法师。同时,霜也被诗人施了魔法,各种变幻莫测。霜花铺岸浓如雪,白色的清霜铺在岸上,看起来像白雪一样;月落乌啼霜满天,这霜就很大了,呈铺天盖地之势;草上霜花匀似翦,这霜的均匀不是天然而成的,而是被一双巧手精心剪裁出来的;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李白本意写月,比喻成霜,但反过来推想,那满地白霜的样子也像满地月光一般皎洁宁静。

霜,落在人的头发上,就是李白的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。不知明镜里,何处置秋霜”;是杜甫的“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”;也是苏轼的“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”。“霜”落在发上,人就要老了,顺应岁月,结出霜花。老就像霜一样,也是一种沉淀,也是一种智慧与练达。

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,这霜是凝结在桥上,也凝结在人的心上。

人迹板桥霜,是霜迹,更是人迹。

人迹板桥霜

周桂芳



本版配图/陆依麓